

梦剧场

如果有来世

王启林 著

现代出版社

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



90298613



如果有来世

王启林 著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果有来世/王启林著. - 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03. (梦剧场)
ISBN 7-80188-123-0

I. 如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6588 号

作 者 / 王启林

总 策 划 / 吴江江

责任编辑 / 张 璐

封面设计 / 程阳阳

出版发行 /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 / (010)64267325 64240483(兼传真)

电子邮箱 /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 / 固安博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/ 9.875

字 数 / 250 千字

版 次 /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/ 0001 ~ 6000 册

书 号 / ISBN 7-80188-123-0

定 价 /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吴桐梅
(梅婷饰)



吴天成（杜雨露饰）



叶延风
(孙飞虎 饰)



夏清如(向梅饰)



吴越(李心草饰)



人 物 谱

吴 越(李心草 饰):交响乐团指挥,是吴天成爱护有加的儿子,叶延风不知真相的亲子。上一代人的仇恨恩怨是他今生罪恶的根源。他长相俊朗,气度不凡,拥有众多的追求者,而他却只对相恋多年的记者凌风情有独钟,他爱玉石古董,为了奇货——玉西瓜雇人杀害了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;他深爱着吴天成,不惜一切代价对付向父亲复仇的叶延风。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;在罪恶的深渊里越陷越深,无可自拔。当一切真相大白时,他的枪口对准了亲生父亲,接着又对准自己。洁净的子弹将他一生的罪恶抹去,悲惨的一生也就此结束。

叶延风(孙飞虎 饰):玉西瓜的主人,整个事件的策划者。文革时期受吴天成所害,导致下肢瘫痪,青梅竹马的恋人夏清如也嫁给了吴天成。愤怒和恨是支撑他活下去的惟一信念。他恶毒地拐走了吴天成的亲生女儿,并以此作为报复的棋子。阵摆好了,与之对战的却是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最终,他

尝到了自己亲手酿制的恶果。

吴天成(杜雨露 饰):古董商人。叶延风儿时的朋友,因为一时糊涂而得到了玉西瓜。他一生都想弥补自己犯下的错,却始终得不到仇人的谅解。他爱他的妻子,不让她受一点委屈;他爱他的儿子,尽管他一直都知道吴越并不是自己的骨肉。

夏清如(向梅 饰):吴天成的妻子,与初恋情人叶延风生下了吴越。之后她诚心向佛,祈求叶延风的谅解、全家平安。然而佛只能使她在心灵上得到宽慰,却改变不了现实。

吴桐(梅婷 饰):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,吴天成的女儿,活泼、率直。也是厉剑的辩护律师,在辩护过程中,她逐渐发现了哥哥吴越的杀人事实。

(一)

随着街灯的亮起,宣德市迎来了又一个夜晚。

这个城市似乎永远都不会改变,又似乎一直都在变,所以,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知道自己为这个城市付出过什么,也从未察觉过这个城市到底从自己身上索取了什么。总之,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自己永远也读不懂的城市,虽然这个城市是属于他们的。人们所能做的,只是继续着自己虽然拥有诸多鲜艳色彩,但却描绘得无比苍白的生命。

一个无情的城市与一群多情的人,就这样沿着各自的轨迹运行着,仿佛永远不会相交,但又实实在在地重叠在一起了。

这样的悲剧正在所有的城市上演,繁华的景象掩饰不住

人心的冷漠与世态的炎凉。

吴越开着白色的雅阁轿车，穿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车里放着那段再熟悉不过的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，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无比的惬意。

交响乐即将进入高潮的时候，吴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

他微微皱了皱眉，调小了音量，接起了电话：“怎么样？”他的声音与平日一样平静。

吴越的心情显然被电话里的人影响了，他的脸色微微一变，随即又恢复正常：“没关系，只要不影响正事就行。”说完，便挂掉了电话。他重新将音量调大，乐章正是高潮，吴越微微一笑，仿佛此刻他正站在国际音乐节的指挥台上，操纵着这恢弘的旋律。

车速渐渐加快，车子消失在一片昏黄之中，像一滴溶入大海的水，无迹可寻。

和别的城市一样，宣德的清晨也是由公园开始。

净湖公园。

晨曦似血，如一缕薄纱轻轻地罩在平静的湖面上。然而有一片偌大的洁白扰乱了湖面上惨淡的红色，显得分外醒目。

“妈妈，那朵莲花怎么那么大呀？”一个小孩拉着妈妈的手问道。

中年妇女仔细地看了看湖面，顿时失声叫道：“快来人啊，有死人……湖……里……湖里！”

惊呼打破了清晨应有的祥和与温馨，却让整个公园在刹那间安静了下来。

凉亭内，唱京剧的票友硬生生将戏文吞了回去，韵味十足的京胡声也断得干净利索，连树下舞动的宝剑都停在了半空

中……

这样的安静只存在了刹那，整个公园便进入了一种几近疯狂的喧闹中。公园里的人从四面八方一下聚到湖边。

“哪儿呢？”

“哎哟，真是！”

“还是个女的。”

“穿着白裙子哪！”

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

那朵偌大的洁白依旧在湖面上漂浮，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，不同的是莲花的盛开代表了生命的蓬勃，而这朵洁白象征的却是死亡。

“赶快报警吧！”所有的议论与猜测，到最后被归结为一句话。

《宣德晨报》编辑部一天的工作素来是以忙碌开始，当然所谓的开始也就是说，这样的忙碌要一直持续到工作的结束。

王主任为了应付这样的忙碌，不得不将早餐转移到编辑部来解决，即使是这样，他的早餐也未必可以顺利到达目的地。

他刚刚打开牛奶，又不得不腾出一只手去接电话。

电话里传来了主编略带愤怒的声音：“老王，你知不知道今天早上天河小区发现了一具女尸？”

一听到“女尸”这两个字，王主任已放到嘴边的杯子猛地停了下来：“女……女尸？还……还……还不太……太清楚。”

“你怎么搞的，全宣德的市民都知道了，你一个新闻单位的主任居然还不太清楚？”主编的声音几乎是吼出来的。

王主任一边让话筒远离耳朵，一边小声示意门口路过的一个编辑：“小石，天河小区，女尸，快！快！”

被叫做小石的编辑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简单但又没有逻辑的命令，他向王主任点了点头，便匆忙离去。

主编的吼声仍旧在继续：“还有，你那儿的凌风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现在还看不到她的名字？”

王主任急忙答应：“马上，我马上去找她。”说完，不等主编做什么反应，便匆忙挂掉了电话，然后大声吼道，“凌风，凌风哪儿去了？赶快找她出来，快！快！”

王主任的声音刚落，凌风便夹着一摞资料，风风火火地走进了编辑部：“净湖公园今天早晨发现一具浮尸。”

邻座的编辑诧异道：“你搞错了吧？是天河小区，石林都已经去了。”

凌风看了看邻座的编辑，从包里拿出数码相机：“这里面是我从净湖公园拍回来的照片，你帮我拷到电脑上，15 分钟后我必须交稿，要快。”

邻座的编辑听得一头雾水：“净湖公园？怪了，不是天河小区吗？难道是我听错了？”

凌风也是一愣，刚想听他再仔细说说，却见小丽跑了过来：“凌姐，领导有请。”

凌风诡秘一笑：“几级干部？”

小丽向王主任的办公室努了努嘴。

凌风放下手中的稿件，无奈地向主任办公室走去。

除了领工资外，凌风对主任的办公室没有一丝好感，但这会儿她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跨了进去：“你找我？主任。”

王主任一见凌风进来，刚刚端起来的牛奶杯子又放了下来，指着凌风吼道：“这么多天你一篇稿子都没发过，怎么了？”

我们这根扬言要撑住整片天的大梁是不是要塌了？”

凌风知道王主任的这股邪火一定又是主编给点起来的，她不愿意和这种只会迁怒别人的人计较，撇了撇嘴，解释道：“没有好素材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王主任连连摆手：“别，别跟我说没素材，你跟严正严大律师是校友，这谁都知道，他的律师事务所会没有素材？你就不能好好利用利用你身边的一切资源。”

凌风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：“主任！什么叫利用？”

王主任自觉用词欠妥，便打了个哈哈：“好好好，先不提这事，拿出好稿子给我！”

凌风转身便朝门外走去。

王主任紧步追到门口，喊道：“干吗去？我还没说完呢，给我回来！”

凌风头也不回地说道：“写稿子！”

王主任一听，语气稍稍缓和了些，说道：“天河小区有桩杀人案，你负责追踪报道。”

凌风突然停住了，回过头，疑惑地看着王主任，心里嘀咕了一句：“天河小区？”

“知道怎么做了？”王主任的脸上露出了难以察觉的笑容。

凌风耸耸肩，也还了个微笑，便带着疑惑向天河小区出发。

当她来到天河小区的时候，现场已被警察封锁了。

凌风向负责维持秩序的干警出示了记者证。

干警纳闷地看了看凌风：“怎么又是晨报的记者？刚刚才走了一个。”

凌风当然知道这位干警说的是谁，便微微一笑：“刚才走的是名男记者，现在来的是名女记者。”

干警一愣，不禁问道：“男记者和女记者有什么区别？”

凌风微微一笑：“只要女人与男人之间还有区别，女记者与男记者就一定有区别。”

干警还想继续反驳，可是凌风已不想给他机会，趁着他在思考的间隙快速进入了现场。

尸体已经被抬走，现场只留有数名干警在寻找线索。

凌风一眼便认出了刑警队的副队长华超，由于她的妹妹凌丽同样也在刑警队工作，所以凌风与刑警队队员彼此都很熟悉，当然这也是王主任让她负责追踪报道的重要原因。

“凌大记者，果然是消息灵通。”华超也看见了凌风，忙走过来打招呼。

凌风故作生气：“少在这儿犯贫，有了新情况都不通知我，这会儿又过来跟我套近乎了。”

华超马上显出一脸无辜：“我的凌大记者，这可是纪律，凌丽不是也没通知你吗？而且领导也特别嘱咐过，有媒体要报道的话，恳请他们一定要注意用词，千万不要过分渲染。”

凌风显然被华超的话给激怒了：“为什么？”她实在反感别人对记者的误解，她可不想别人把她当成专门报道八卦新闻的娱记。

华超浅浅一笑，很认真地说：“你想想，一夜之间，发生了两宗杀人案，这在宣德可还是头一回，其中一宗还抛尸在公共场所，影响太坏。所以，你们做记者的就不要再添油加醋了。”

凌风白了华超一眼：“什么叫添油加醋。”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她知道这个案件必将在宣德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。

这时，一名干警带着一位老太太走了进来：“华队，就是这位人妈报的案。”

华超握住老太太的手，亲切地笑了笑：“大妈您好，您能说说具体的情况吗？”

老太太摸摸胸口，似乎还未从惊吓中缓过神来：“我正好要去买菜，路过她家，发现门开着，觉得有点奇怪，这个时间她家不应该有人的。我就进来，一看，哎哟，可把我给吓死了。”

华超又问道：“那您知道关于死者的一些情况吗？”

“她叫吕琼，是个音乐老师，她丈夫叫厉剑，在交响乐团拉大提琴。”老太太似乎对死者颇为了解。

华超看看散落了一地的五线谱，以及斜放在椅子上的大提琴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凌风突然说道：“咦，大提琴下面的支架怎么没有了？”

华超诧异地问道：“支架？”

凌风说：“对，大提琴下面应该有个纯钢支架。”

华超突然想到了点什么：“凌风，你男朋友吴越不就是交响乐团的指挥吗？”

凌风点了点头：“没错。怎么了？”

华超摇了摇头：“没，没什么。只是以后调查厉剑时，可能会麻烦到他，还得劳烦凌大记者帮个忙哦。”

凌风不无挖苦地笑道：“怎么，警察了解案情还用走后门吗？再说吴越的胆子又小得很，一见到穿警服的人，他或许会把小时候偷过谁家苹果的事情都供出来。”

华超尴尬地笑了一下：“我现在要去交响乐团找厉剑，凌大记者要不要也假公济私去探望一下男朋友？”

凌风微微一笑：“能坐警车兜风可不容易，这个机会我怎能放过。”